

張繼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李剛

中華道藏

第五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太上妙法本相經		一
002 太上妙法本相經(敦煌本)		二一
003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		五三
004 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		五九
005 太上濟衆經(敦煌本)		七六
006 太上洞玄濟衆經		八〇
007 太上洞玄靈寶升玄內教經(敦煌本)		八二
008 太上洞玄靈寶宣戒首悔衆罪保護經		一六
009 太上靈寶升玄內教經中和品述義疏		一五
010 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		一四一
011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		一四五
012 洞玄靈寶玄一真人說生死輪轉因緣經		一五〇
013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		一五三
014 太玄真一本際妙經		二〇七
015 太玄真一本際經(敦煌本)		二一四
016 太玄真一三善行法發願經		二六七
017 元始洞真決疑經		二六九
018 太上洞玄靈寶開演秘密藏經		二七五
019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二八一

020 太上三十六部尊經		三七四
021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		四〇七
022 無上內祕真藏經		四一二
023 真藏經要訣		四六一
024 大乘妙林經		四六四
025 無上大乘要訣妙經		四八七
026 洞玄靈寶左玄論		四九一
027 靈寶經義疏(擬)		五〇九
028 道德義淵(擬)		五一九
029 洞玄靈寶玄門大義		五二五
030 三洞神符記		五三三
031 道教義樞		五四一
032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		五八〇
033 一切道經序		六〇一
034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六〇二

001 太上妙法本相經

經名：太上妙法本相經。簡稱《本相經》。撰人不詳，約出於南北朝。原本卷數不詳。現存殘本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參校本：敦煌 P.2357、S.3173（卷十）、P.2396、P.2735（卷下）號殘抄本。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上

（已上原缺）

〔心可專，無肉可愛，無骨所重。不强不弱，唯化爲用。行之則有，廢之便無。若尋其元，茫然由趣，若究其宗，莫知所據。光而不耀，靜而不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譽之不榮，毀之不辱，奉之不貴，却之不損，恭之不益，慢之不拔。不損不益，惔然無爲也〕^①。

辯夫曰：清真無爲，無依無著，毀之不辱，譽之不榮，恭之不益，慢之不損，無損無辱、無爲而已，豈用教演？豈須奉之？豈勸行之？豈徒勞之？不如閑靜，隨其四氣，終而用之。人生無常，去留不停，不如優豫乎？弟子謂可修得大福，廢無可恃，勸致神仙，慢落三徒，奉行靈祐，辱之禍至，何期清真無爲之任，虛勸之教，無益之法乎？

答曰：夫清真者，即是道也。若人行之，人自行之；若人勸之，人自勸之；若人恭之，人自恭之；若人奉之，人自奉之，何益於清真乎？人自求益，非益清真；人自求度，非度清真；人自勸修，非清真勸修；人自求道，非道求人。是以真人先自勸苦，後獲大樂；先自恭奉，後得真尊。若人辱道，人自損之；若人慢真，人自慢之；若人廢道，人自廢道；若人毀真，人自毀真。何以故？人自罵響，非響罵人；人自惡真，非真惡人；人自慢道，非道慢人；人自禍道，非道禍人；人自滅道，非道滅人；人自毒道，非道毒人。

何以故？譬如强弩射天，其箭必還。是以人自射天，非天射人；人自罵響，非響罵人。故毒不自運，禍不自生，一由身口心行所招致也。是以身者，三惡之根，神仙之本，一名良福田，二名賦黎園，三名種子戶，四名遠生門，五名道之域，六名膿血村，七名珍寶器，八名瓦礫碗，九名明智室，十名九夜昏。人能知斯理，可名爲真人。功滿德亦就，三界無極尊。常樂無邊境，迢迢太上仙。相好具萬種，海智邈大千。功德不虚妄，玄都計因緣。聞而生好心，萬劫無一緣。隨業落散去，三塗是家因。

辯夫曰：如天尊所說，人自求道，非道求人，人自求度，非度度人，所以立教存文，禁誡約束。若道不求度人，不應設法加教以勸民物。若道不賴於人，人豈何所務之？將知道好於民而貴其親。

答曰：道無親疏，化及一切。人自親道，感而致果。禁誡加教，非獨一人，約及一切。但人自求禁誡，束其身

心，約其口行。是以聖人之道何求乎？有心者志之耳！是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道無爲，處神淡泊，何求於人乎？但人自弘，非能弘道。故道性偏養，非獨一類，何故專弘於人乎？十方大千之國，萬種形名，悉以及之，終不寄一類而化及也，是以普偏形名，豈獨弘之於人也！何以故得知之？道生天地，置立陰陽，布造日月，安設星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盈縮之數，四時代謝，毫分無失，乃生民人萬類之形名，匠成一切，而獨弘之於人乎？是故非獨弘人。是以一切至士，自求於道，自求度之。所以者何？譬如於水，人自求渡，乃來渡水，將知水不渡人，人自渡之。是故道不度人，人自求道；道不貪民，民自貪道。若道貪民，則有親疏之隔；若道貪度，則有進退之性。是以道性淡泊，無有親疏，亦無彼此，慈恩子養，平等一切。何以故？譬如生十子，孩抱之時普恩愛之，無欲遺棄，小有不和，馳追巫卜，問其進止，聞衰肝碎，聞吉踴悅，乳哺慈育，

遲不長大。暨其長成，專志自計，反目二親，命不順從，教不入懷，色不和候，言生攻擊，惡聲遠近，鄰邑異目。惡跡畏影，隨逐急疾，至死乃止。形沒名流，伊馨恒存。若有一子二子，言命色順，善聞遠著，此邑取風，芳歌不輟於路口。十子兄弟，馨香善惡，其用不同。故道慈衆生，亦與十二種恩等耳。長成孝順，其任隨意。是故父母正，知生養孝順由子，道正，知慈悲恭由百姓。是以道慈衆生，如母愛子，無有親疏，亦無食物。道慈母愛，亦復如是。

辯夫曰：受恩。更問餘解。如

天尊所說，道慈衆生，如母愛子，普哀一切，無有遺棄。竊見世間有苦厄之人，進不得生，退不肯死，哀悲摧碎，樹木啼泣，六畜沾津，飛鳥哀鳴，視者忘身，聽者酸零，苦楚傷割，不可處之。道若大慈，應哀念之，矜濟救度，免脫斯苦。道不哀憐，叵不矜濟，推斯證驗，將知道無慈悲，恩及一切。昔孤童之感，河戶絕流，棄嬰繁陽，靈狩乳棄。山河尚復矜感，而況於道乎？推緣之

應，將知道不有慈，聖不有悲，獨立不群，無爲之任也。

答曰：一切衆生，各有緣品，若憂若悲，若苦若惱，先業定也。如是河屍棄嬰，所以流絕，靈狩乳者，悉吾遣蛟龍絕流，靈狩養嬰，汝知不乎？所以知之，水正知流行，虎正知殺害，何故不爾，以吾故耳！

辯夫曰：道若有感，則無憂苦，若道慈悲，則無孤遺。所以天下塗炭，乃至滅身而無其救，將知無感無慈，任化而已。若當不爾，道有二種，一主貧苦孤厄灾禍，一主長壽富樂自然。類族斯義，當知有二也。

答曰：一切衆生，各有因緣，長短苦樂，居然定分，無可移易。先業既定，報亦難准，是以業果不妄，取報無殊。譬如種植，隨種而生，豈有非類而生者哉！貧富苦樂之果，亦復如是。所以者何？一母生子，乃至四五，長短黑白，正陋不同，壽命貴賤，各不一等，將知先業所種不可移也。如汝所問，悉得聞知。天尊曰：夫也，非汝所問，

則衆不知，非汝所訪，則衆不決。今汝起一燈之照，足充萬里之光，汝若有滯，未足爲滯，汝若有惑，未足爲惑。

辯夫曰：受恩。但六弊不知，疑惑者多，雖問數事，得釋理趣，餘滯比肩，實心不盡，意欲更問。天尊曰：若有疑必問，勿使抱惑懷疑，以迷當年也。

辯夫曰：重受天恩。如天尊所說，一切衆生，各有緣品，貧富苦樂，居然定分，貴賤長短，各受先業。不審貧苦孤賤，更可修善得福，遇時不爲，即流轉涉惡而生^①。唯願天尊告其因緣，所請得了，令諸貧苦不及之人，悉得聞知。

答曰：汝之所問，甚要甚妙，端坐諦聽，爲汝說之。夫一切衆生，若苦若樂，若貴若賤，一由先身所造因業，今之所報。若諸貧苦不及之人，當知貧苦不可居處，勉力修齋布施，屈伸禮拜，香水供養，助人擔重，路避老厄，行齋勸化，衆善備至，當來悉獲太真之道，而言貧苦乎！貧人布施銖兩，當同

國王百金，苦中行道一禮，當同一身出家。何以故？居貧不足，應惜不惜，施功高大，不可稱量。苦者無聊，不應憶道，而一禮者，故可當慢士一世出家。是故湯中出蓮華，可謂難乎！故業無常定，作之皆報。但患貧苦，可知有道，恒不及人；但患孤賤，不信因緣，常居孤賤。是以真人見是畏故，行學修道，故成真人。若苦惱衆生，知於苦可惡，知於樂可欲，苦而行之，亦與十仙同等。何以故？知苦行苦，故終無苦。覺賤不處，故能去賤。何以故？一切衆生，悉有樂性，悉有苦性。自一仙以下，苦樂之性，莫不居之；自一仙以上，永與苦別，而況於道乎？故一切衆生，業無常定，隨造便報，豈有種類也。

辯夫曰：受恩。願問餘解。不審十方恒沙真人，一切得道大聖衆，爲稟何炁而生，爲習何道而致斯業乎，得如今之報也？

答曰：十方恒沙真人，得道聖衆者，莫不悉從修本相是經之人也。夫

本相者，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廣演言教，廣度天人無量，亦如恒河沙之衆，不可稱記，亦如江漢浮橋，肇劫水首以來，度人無量，不可勝數。本相開化以來，度諸聖衆，亦復如是。如汝修行經典，齋戒不絕，功德滿足，亦與十仙等耳。如十仙本悉因凡夫苦惱，苦行至致光明也。何況子之前業廣闊，逮乎今身，聰茂淵溢，解了玄宗，其功等於崑崙，其德同於淵海，十仙之期，毫分不失。何以故？子兩鏡^②相照者，其闡普滅，遊乎上清之道；金書玉隱，紫解注名，亦如影生前暉，定於中陽。子之德宗，亦復如是。

辯夫曰：如是如是，得道聖衆，去如恒河沙之數，無有返者，今始修學，亦如恒河沙數，有終期而無盡也。若當不盡，去不休停；若當有盡，因緣即滅，唯願分別。

答曰：如是如是，去如恒沙，不足爲多。九天數終，乾坤灰揚，爾時螻蟻、一切蠕動，皆發善心，動經千天，得道之衆，未足爲多。蠕動皆發善心，萬

類之衆，普遷七寶玉京紫微之中，動經千天，得道之衆，未足爲多。是故空不可滿，虛不可實，故名^⑥不可思議之場也。珠口納衆由不盈狹，長樂廣包由不充徧，而況於空虛乎？

辯夫曰：受恩。更問餘解。如天尊所說，劫末運終，普皆成道，無有逋留。展轉化生者，當爾何假於教，何求於師，何勞於勲，何託於法，徒自涉苦勲耳，不如端拱，自求生養雞黍之餽矣。

答曰：夫百年之苦，不如一年受樂而死，羶布十端，不如色錦一丈。鳥雀豈不受命三百，不如人受一年。居鐵百斤，不如金錢十文。欲許千金，不如交粟一斛。待百世之王，不如足食之貴。譬如博弈，貴其前出，先者爲勝，終不留負，留負者，即是身之累也，擔愧負累，雇業以償，東作失利，遂致困乏。留負子孫，恒居不足，託命債力，投身死地，男卑女賤，人不仇之，博弈之負，乃至如斯。所以者何？博之前出者，譬成道真，留負者，譬三塗。

是以真人早行修道，今得八解之果，常樂無爲，其德無量。何以故？譬如種植，先種前食，中種中食，晚種晚食，不種無所收食，若遇顛災，無可收拾，主施散給，爾乃得之。不造而望果者，亦復如是。何以故？譬如百歲任重，豈可越投，十年囤圉，豈可竟之。遙望十年之甘，時當昧也，指日而須者，未可致。是以真人知未望之望，故絕望而獲望，知未果之果，故絕果而得果。何以故？譬作田耨，恃天而雨者，將不遂其願，不如先治渠堰，引水溉灌，定可獲也。天非不無雨，但恐炎陽而敗，饑饉艱辛，命不延久。劫末非不無道，但恐三塗而不可免脫。是以真人畏是故，故先求道，其真既崇，永無憂敗，常生無爲，爲於無爲之爲，任於無任之任，託於無託之託，寄於無寄之寄，居於無想之想，處於無著之著。是故聖人尚於初業，貴於先功。何以故？貴於先功，尚於學士也。三元九厄，殃灾叵遇，有能遜心修道者，普得免脫也。是以聖人尚於先功，貴於初業。若有

志於道者，悉由初業也。初業者，是罪之因，先功者，前舉之功，故貴功而尚業乎。不貴不尚者，與諸六畜同之，所以者何？六畜不知有道，豈識功業之妙理，故同六畜耳。

辯夫曰：受恩。願問餘解。世有學士受師教法，修行道德，動經年劫而不成立，復有學士修行道德，未必多年而致太真無爲之任者何？

答曰：學士修道，貴在會理。多年而無成者，心不會理。譬如跛疴規於萬里之所，日涉不過十里，三年乃達其所趣。復有一人，俱與一處，同涉一趣，及其馳涉，日行三百，不過月旬而達所趣。學士心會，亦復如是，譬如飛步，難爲及也。何以故？一人乘龍，一人步涉，豈可相逐？里趣同所，飛涉不等等；學士志道，不同一等。或形染道法，心存有中；或假真專僞，妄洩祕要；或言如真人，心懷良賤；或口誦明文，心不專一；或身居上學，迷貪財色；或矯假高貴，威赫愚俗。如斯之士，定入三塗，道在何處，未熟之聞^⑦，

並可逐侶，雖行世界，即是行尸獄也。一切學士，豈得同之！所以者何？譬如辯意，一人作意，十人辯之，一人作難，十人射之，值之者若一若二，射著者若兩若三，其意豈不同一，但所見不同。會以不會，亦復如是。

辯夫曰：受恩。更問餘解。竊見世中，十人五人，同時出家，隨心所好，各奉一師，修道德，不捨晝夜。一師之徒，悉得五通之果，一師之徒，無有異悟。若依其年，年則同之，若依其勲，勲勞等所，一師之徒獨進，一師獨不進。

答曰：師有明闇，故有進否。所以者何？師者，即是道之門戶也。若有明師，善知經義，觀今玄宗，辨道冥趣，教授禮拜，勅誨如法，依文演授，將入法會，約之以禮，尊之以律，日日增受，形殊見等，若遠若近，尋之明了。兢懼威神，恒恐馳趣，日夜翹勤，專守不移，炁和神柔，神魂暢悅，神暉授引，擁將真道，孔務三真，將感玄應，敷教迴景，猛猗依附，三師進策，加研轉神。

五通之果，因功而得，將來定受玄紀無爲之果也。所以者何？明師者，百道之關梁。譬如入海採於衆寶，先知投簡名刺之法，牢船鐵，沉帳帆，設軒之詣寶所，綴沉浮船，乃發沙石砲礮，營墳煎取，若多若寡，來往莫蹶。奉逐明師亦如是。何以故？譬如萬萬里重嶮之中，甚有金丹、柔琉、八芝，有能進到取而服之者，命同天地，終不橫夭。有聞之者，莫不傾俟，人人應涉取而服之，但患嶮阻，悉滯莫進，無不返者。闇師之徒，亦復如是。柔琉非不有之，但患悉滯不達，空中非不有真，但患莫然無趣。所以者何？譬如漏船渡水，水滿必沒，湍浮廣水，中流必沉。遠所八芝，重嶮必返。入海採寶，不投簡刺，舟船必翻。師徒無德，亦復如是。是以真人終不自師，故能成師；終不自明，故能成明；終不自我，故能成我；終不自智，故能成智；終不自見，故能成見；終不自高，故能成高；終不自德，故能成德；終不自彰，故能成彰；終不自用，故能成用；終不自

任，故能成任；終不自大，故能成大；終不自美，故能成美；終不自真，故能成真。凡此十三，真人所不取。夫學士之法，甚須良釋，忖思行業，未使未任爲任，後必成患，未匠爲匠，後必傷手。是以真人不尚其名，其名顯矣，不貴其譽，其譽遠矣。故道士務於道，勤於德，託良徒，追明師，講化律，誦經籍，習仙氣，修齋直，思神明，檢口過，束五心，逝六情，背陰賊，向生門，行大慈，念一切，哀孤老，矜寒貧。斯學士之上業，賢者之福田，自非明師之約法，何能如斯？是以明師者，道之門戶也。何以故？其師明則法教行，其師闇則法教不成。是以一師之徒獲五通之果，一師之徒而無悟感也。

辯夫曰：受恩。願聞餘解。夫學士斷穀服藥，得道以不？

答曰：得。問曰：何如長齋？對曰：不如。問曰：長齋何如誦經？對曰：不如。問曰：誦經何如坐思？對曰：不如。所以者何？去穀之士，正念藥耳，藥炁充足，正滿千年則終，方

更受生，方與始學同耳。長齋之士，日計其功，功滿一萬，飛昇太空，下超四道，一仙齋直，功滿德就，遂成無爲至真之道乎。長齋之果，不可思議，若有誦經之士，亦不可思議。所以者何？讀經之士，計文爲功，一字一功，功滿三千，名列上清，而況廣看卷目，長執文籍乎？何以故？經者，道之教，若讀而依行者，即是道之面勅也，是故經者，經緯衆生，去貪欲之患。其患既除，煩惱災盡，其災既盡，五毒亦滅，衆惡既消，萬善同會，運邈群仙，得爲無上之果。是以真人寶經而珍之，愛樂如妻子，十仙由斯起，經最爲無爲首。學士之爲道，亦不可思議^⑩。所以者何？思之言念，念之言定，定之言不動，不動者，即用十仙人也。何以故？閑所門故，絕於不正之想，廢於非意之意，神亦既定，志亦難奪。是以真人修行故能定，修經故能正，修齋故能長，仍行而不改，故能成至真。暫時不去離，功滿無上寶，逍遙紫金場，常樂必致身。一切恒沙衆，悉修三業因，功集

綜十方，皆皆太上仙。汝當行如是，善著亦如前，蓮華足下生，相好恒自然。

辯夫曰：受恩。更問餘解。如天尊所說，三業其功無量，乃與十仙同論，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不審餘業有報不？答曰：有。

問曰：如有學士，不修三業，廣修宮觀，供養之具，悉以布施，得何報乎？答曰：天堂自然報。問曰：受報既已，寄何所居？答曰：寄於無常之寄，居於無常之居。何以故？若處報中修行三業，與上道同論，得計無上果。若處報不修三業，下落於人鳥中，或落三塗中。故寄於無常之寄，居於無常之居。問曰：不造四業，專於修壇布散，得何報乎？答曰：天厨地藏受報。問曰：報盡已訖，受何所寄，居何所任？答曰：亦無常所寄，何以故？若報中當修三業，其果無上，若不爾者，隨業墮落，故無常所寄。

以故？斯人即在家道人，故若報中修行三業，其功高於三業，上與可進之益，下與進仙齊倫。是以真人廣建福田，無不果也。何以故？真人具種造，故具種報，具種慈，故具種愛。以造宮觀，故今得感宮殿也；以修壇布散，故今得天厨飲食也；以道化人，故今得無礙智；以斷五辛，故今得清淨身；以斷甘肥，故今得無爲形；以好禮拜，故今得無上尊；以好不煞，故今得長生壽；以好讚善，故今得千種聲；以行忍辱，故今得麗妙形；以不毀辱，故今得衆愛敬；以恒救濟物，故今得無病患；以心無愛憎，故今得平等智；以藥救衆生苦，故今得神口良；以好莊嚴法，故今得紫金身；以口不妄說，故今得蓮華舌；以不逝絕，故今得具種相。一切不可及，悉由先造長。真人行如是，超越太上鄉。汝但行如是，前亦不足長。功集運湊會，兆劫如電光。逍遙大羅外，坐視大千方。毫釐若掌珠，珠去就先良。如斯之德業，悉由萬行將。一善不修備，十仙乘高岡。勤苦不辭憚，

問曰：如有志士，不修五業，專於道化，不營俗事，得何報乎？
答曰：四道難階，漸修定也。何

普會至真場。

辯夫曰：受恩。願問不解。如天尊所說，十方恒河沙之衆，悉從三業而起，不審國主侯王，復作何業，得爲人尊？其父亦崩而子繼之，所以者何？若計因緣，則不相承，若計種類，則有斷絕，其中差互，疑惑不盡，唯願天尊告其因緣所從而來。

天尊答曰：善哉！如國主侯王，所以世封，以先業所鍾，同受其福。

問曰：所以斷絕？若有福之人，同生受福，應當姓嗣不絕，若不爾者，則無因緣。

答曰：一切貴賤，各有緣品，若先業同，故同一福而受其性也。何以故？譬如佃田，隨種而種，因種而生，若改其種，則改種之。是故一地可易百種，而況一封改絕乎？

辯夫曰：受恩。願問餘解。天尊演說斯義，世之無有。不審本相從開化以來，爲經幾劫，爲度幾人，爲度有緣，爲度無緣？唯願天尊告其因緣所從而來。

答曰：善哉善哉！自本相妙經吾所宗受，動經恒沙劫數，度人無量無邊，不可記稱，恒與人運同生，與運同滅，海水沾錄，由不知之。如日月登明王之前，得道大聖衆，亦如恒河沙之數，莫不悉從本相受學而致道也。是以本相者，諸經之元王，與道轉輪，不可思議^①。夫聞天尊所說，悉同受解，便大歡喜，即起三禮，於天尊前長跪稽首，而作偈曰：

千載因緣會，運生落斯形，值遇無上尊，辯說至真經。請問無不解，道隨三業生。諸善寄無常，流轉亦無停。學士奉明神，法教日以明。指求無爲跡，果感十仙名。師徒普闍昧，萬劫不彫成，盲人涉萬險，必墜于大坑。一師大聖衆，悉超至真經。今自諸來者，萬善必令行，不避國王侯，莫不遜心精。富貴如水泡，不足博爲榮。得道紫金體，本空無爲成。一切貴賤徒，是非在心精。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上

① 以上《道藏》本原缺，據敦煌本 P.2371 號殘卷補。敦煌本首行前亦有缺文。

② 形：原作「於」，據敦煌本 P.2371 號殘卷改。

③ 受：原作「愛」，據敦煌本改。

④ 生：原作「坐」，據敦煌本改。

⑤ 鏡：原作「影」，據敦煌本改。

⑥ 名：原作「多」，據敦煌本改。

⑦ 聞：原作「問」，據敦煌本改。

⑧ 沉帳：原作「深張」，據敦煌本改。

⑨ 天：原作「天」，據敦煌本改。

⑩ 議：原作「誼」，據文義改。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中

普言

道匠天地，德崇萬物，含養無窮，功充合氣。百獸神蟲，知道所生，猶尚依親，悉無害想，而矧神仙之念乎！外道不宗，不如百獸神蟲之心。土木可移，外道不受，將知心去身往，神形永止，所見殊異，故神形離索，不同而居。夫爲道也，身心力行，同時而到，不妄不想，專執不動，天雨飛石，火生焚地，地爲之出黃泉，黃泉涌沸出，終不甦顧，斯是志士之尚道業也。樂居於勞山，徒有三千天魔，發山打鍛撻擲，亂墜其側，樹木摧折，山崖崩缺，千萬段數，亦如飛雪，石不能傷，完端不易，樂心不搖，存念如故。復有炬燄百數，競來恐赫，林木焦燃，蕩無苗果，乍來乍縮亦如海。譬樂志靜然，安心由閑，頗無驚張，其念叵解，其想逾明，不煩不懼，道心如故，將取之於無爲。不言之

說，唯與我子，不名之教，唯與我息。何以故？不言不名，即體空無。斯之倡者，道心獨起，非世庸之所及也，悉是天上來。外道倒見，起教於實，亂悞群徒，入火者衆，而況體空無乎！若爾者，即是我種子。非種非子，何能知空無之爲主？何以故？道匠天地，不以我爲父，德崇萬物，不以我爲母，而況獨知空無之所從也。是以真人知空之可宗，故習空得空，知無之可恃，故修無得無。若知不言不名者，故知天人降生，於世化人也。抱道而用，負陰而行，賴空而利，因無而功。一切含氣，由不知所從之，謂言自然，謂言因緣。若苦若樂，若富若貧，若貴若賤，悉有斯言。真知自然，不信自然；真知因緣，不信因緣。亦如小兒習語，知導不知義，知學不知理。吾故學父之教，宣於萬方，勤而不辭，勞而無功，恒以功成身退，以遂天道，故去彼取此。

道強若折，德弱若雪，以取中和，御於上下。故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道之所用。若剛則亡，若強則折，不亡不折，乃肯常全。若剛若強，身無可恃，道在何方？是以道人取於中和，去於剛強，抑高舉下；水性養身，浸潤玉宮，始終無患。是以真人無病，以百姓爲病，故曰病病。不憂不患，吾有何患？

強梁者，死之本；和柔者，生之根。何以故知之？虎強以穿檻之，木強以火拱之。穿豈不可畏，以友居之，故強爲者必爲穿所患。火豈不出木，以鑽不止，故搖動者必爲火所焚。是以真人折於強梁，存於和柔；是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故道人尚於生道，貴於握固；魔俗尚於強梁，貴於膠漆。故真俗所用不同，求利殊別，勤勞雖同，受用更倒。

所生翁，所因翁，孰親？生翁，天氣也，順之則炁和，逆之則氣亂。故父與天同，母與地等，若逆父母，即是逆天地也。但思尊於所生，重於因父母，以愛妻故，是以重之。是以真人去愛，故能成真，重於所生，故能成道。故天下不同，所見各異，一切人民等同，受

其天炁而生，因其地氣而長，各不識所生之重，天地之恩，皆不如禽獸神蟲之識道也。

姪女群居，廣補發人，若樂居之，則與女姪之，若不願樂，志如宦夫，不動不搖，豈補何益也。但患以姪見姪，姪何可禁，以姪加宦，宦何所貪。是故聖人逝心如空鳥，絕情如嬰宦，假入姪國，何能染乎？姪女非不好欲，我不與欲，其好何補？以兩姪相好，故生欲耳。是以真人數經姪女，而女悔悟，不加其欲，益自斷絕。故見色，土木以譬之，見寶，瓦礫以投之。何以故？貪寶與寶，其貪愈起，好姪與姪，其欲愈繁，暨至大緣將滅，寶色何寄？方之抑割，道無不成，唯有知者，乃能思之。

一生萬物，四大之本，而人不知。陽生陰育，而人莫信。天覆地載，衆生不識。日月照明，萬類不悉。現效明證，不信有神。任命生死，不造因緣，偏見異趣，因父爲寶。是以真人行一抱德，以養四大，功成事就，遂致紫金之報。故知者識之，先造因緣，以養神

形，不棄不捐，全固如常。故知一生於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致天地長存，由斯而興，故恒寶而行之也。若不知一者，即與六畜同論。六畜不知有一，不知因緣所從而來，故與六畜同論之。

道方而不割，隨應而普入；德圓而不闕，因功而感成。若割則有缺損之患；若闕則有罷廢之短。故不割不闕，淡而不損。所以者何？有心者應，有功者感，流灑萬方，曲入室實。故非寬非奢，能應之寬奢；非闕非狹，能應之闕狹；非好非醜，能應之好醜；非罪非福，能應之罪福。故不思叵議，虛無功匠，形充萬類。若言辯之，非文能釋，若知量之，非大權所測，譬之谷神，隨之大小方圓而應。道之應化，亦復如是。

善人如水，利入一切，功濟如流，悉受其潤。是故道爲柔弱之寶，德爲經緯之珍。是以真人恒寶於道，常珍於德，守而不移，乃成真人之任乎！石與水相和而有，梵子與道相名而化，其名雖同，取用理殊。是故水石雖同一

域，受利不等。故真人寶道珍德，貴於水利，終日行不離其輜重，顧之若左右，執用若目前，摻之若可畏，晝夜汲汲，恒若不足，故能成真也。

天下有道，真法興焉；天下無道，真法廢焉。何以故？天下不崇其道，真炁去離，是以廢焉。非王者所能廢，但祚將欲終，故起迷心而廢之。若其興焉，非王者所能興，但福將無窮。是故瞽王捨於色染之穢，紫陽將應之，妙梵發於誓願之信，當來有拔苦之難。斯皆先業所造之於今身。若今身所造，後世之資，若前世所造，今形之暈。是以帝王不能興，不能廢。若政而順用物，來取於此，更受會乎？與瞽王等也。

出生入死，不停一所，輪轉五道，受生隨趣。計業受生，不妄受榮，不妄受悴，天候地伺，主檢精魂，毫分不失。亦如磴齒磨稜，莫不拘者。若受以不受，亦復如是。何以故？譬如築牆版無不杵，若一版不杵，則不可立。是以聖人恐罪叵過，故勤於道業，志於清

真，不拘於俗，不務王業，以是勤故，得生無拘之患。能有志識者，盡與天人同侶，不魔所嬰，不橫他緣。何以故？以志識故。不志不識，與六畜同侶。所以者何？六畜止知識其母，不識其父，是以不志識者與畜同。

高而莫蓋，卑而無底，傍而不窮，推而不盡，度不可極，量不可及。彌蕩自臣，混而自行，應身萬有，功就十方，宣育有形，慈及一切。何以故？若無其應，教誰能了，是故起應之。修其應教，以心專結，而不可解者，亦與無上同會乎？是以真人修於應化之法，以致於無爲。若知應化之可法者，勤而行之，亦與真人同侶。何以故？真性無形，誕生虛無，非色非像，妙炁自然。豈有闕割而應之？分而不減，布而不盡，湛然夷微而不所依，故著炁成形，宣濟萬形。

大逝無巔，其用不窮；大反無下，其用不極。成功而不居，恒以身退之；器匠而不稱，恒以名去之。斯正真之上教，無爲之理務。成功而不處，

此天之道。器匠兩不務，此真人之範。不功不名，豈遂巡化？是以真人存於不名之教，勤於不勞之功，故能成之。何以故？若存其名，則功不立，若存其功，即則施之。是以真人知行不知其名，知勤不知其勞，故施不望報，而果自成。歸海不望其返，而水自還，大逝之應，亦復如是，故知行知勤之也。

築室以戶牖，起明以景暈，正於妙室而莫景入，豈有明也？若無景，則工匠無所造；若無戶牖，則明無所照。衆生無道性，則匠無所加。衆生以可鑑之理，故設範以教之。若夜視室中，無可居之，以景暈敷，遂乃可工之。是以真人蒙三師加訓，得成真人。何以故？築室不立戶牖，則與無室同之；有身不蒙師教，則與無身等之。是故真人捨愛而修道，故能成真，出家而行之，故能成德。是故鬱羅翹貴道而尚德，以致無爲之位乎！

金玉如山，錢帛如原，不存其道，不志於真，何如日逾滅之，日福盡之，無所恃之，無所怙之。雀羅其糞，無所

尚之；蜣螂擁丸，無所珍之。故寶珍不可貴，錢帛不足尚。是以真人貴道而賤寶，尚德而去錢，終致太真之位也。何以故？寶集則禍門，錢聚則盜臻。是故道人勤道不勤寶，修德不修帛，便使積錢至天，不如坐進此道，故不爲寶，不爲帛。

道生於萬物，德畜於一切；功加於有生，普育於有形。故道生萬物，不以爲主；德成有生，不以爲勞。是以道居其上，不以爲重，而民莫厭。若非其道，則不久立。何以故？人不可去其道，魚不可離其水。人去道則亡，魚離水則死。是以真人抱道而執德，故能常生。常生者，湛然不遷，居無爲之任。是故長生久視之道，久視謂天地毀滅，千數灰揚，萬物普盡，而身獨存。視天地磨滅，其神湛然，故曰久視長生之道。

嬰兒之未生，其性則無欲；明珠之在蚌，其耀處於內。所以者何？嬰兒之性，外無所了，內無所分，念乳則啼，不饑則止，假令久不乳，終日號而

不嘆。何以故？以和之至，無躁無煩，故可生善。明珠在蚌中，發則成珠，不發終始爲蛤中，但患長大，情欲所攝，其毒不可折。是故真人從於無欲而成真道，起於年七而奉其德，故可成身。何以故？欲者五毒之根，想者禍身之本，故去之，敢從不敢放。

無常之客，不可投之，外道之見，去而不反，若其悟之，速於庸夫，地仙之位，須臾可到。何以故？邪學之染，以入，孔智之烝以布，宿惠之德以受，但見差跌化成邪道，是故宿著而悟速。無常之客與外道見等，迷心不變，去而不反，專繩行之，不執忠恕，隨風東西，吹之悉去。所以者何？漆性尚黑，因色而就，不專一色，隨染即著。故無恒之夫，不可以道御之，外道之見，不可悔之，各執一趣，不師正教。是故真人志如崑崙，堅然不動，林木頗長，終不穎脫。是以真人結於不結之結，而不可解，關於無關之關，而不可開，終不隨風而去，故能成真。

作土爲泥，非水不成，埏埴爲器，

非均不平，是以水爲和均之始，均爲平，鐐之本。故匠加其功，得有瓦器之名，無加之則溼不和，無均平之則埏。是以土水均匠，擁循扶立，方付埏埴，火營煙色，青了封閉，冷熟開之，則見瓦器之功。所以者何？土者瓦之因，水者瓦之緣。埏埴瓦支體，平均文教廟。工匠世之範，火營真烝專。瓦器崇用無爲，德因起之於絲毫，遂成江海山嶽。真人從斯業，今得無上寶，一切凡夫福，履之成十仙。海德不思議，威力振大千，其道如是神，無量亦無邊。

絕學不邪僻，不學如盲人，得道由斯起，不解道學真。游游若畜行，正念貪慫慫。口利行六畜，手係期之牽。攬竊世間物，自作家有田。不知冥中負，地獄刀風因。不勘惚毒苦，求還喚子孫。復連相牽挽，蕩盡不立煙。若能去諸盡，翫翫至真文。邪僻自斷絕，故無來附親。不學殊無目，好惡不別新，六畜不知學，故如新之論。罷功絕諸籍，崑崙常自然。利益不思議，萬劫若電間。道德如是力，智者乃能勤。

初如不足觀，德著識玄宗。功感成無爲，朝師三界賢。但修莫懈倦，必致常樂門。

美與惡，其孰多？唯與阿，理幾何？是故君子惡阿，終得君子之行名。君子亦非天授，亦不地與，抱忠報行，言信善著，不華不飾。唯人行人，有名而無果，阿人行人，有威而無實。故智者罷去君子之行，修於無爲之道。

道行尚卑，魔行尚高，人道貴生，鬼道貴終。真道務樸，人道務華。其名雖同，逆順不等。何以故？尚卑欲取衆善之德，其德既合，成足江海，是故尚卑。魔行尚高，不受衆德，自師所長，不下於衆善之善，故爲魔行。人道尚於完端，不希常生之生，若遇疾苦，請禱神祇，妄求恩福。不希久視之生，故曰貴生。鬼道貴終，貴於終亡，尚於被傷，故爲貴終。真道貴於質樸，不務華榮。正有憂道，不憂其榮，是故所憂雖同，逆順不等。是以真人但以身卑下，故能合衆德之德，皦如日月，高如崑崙。

江海處於卑下，以標百谷之王，佐玄崇於衆德之德，四師果授於靈智之道。是故道人不足顧於高，不足恃於惠。是以侯王自稱爲孤寡，賤稱而致祿高。故真人居下，故能成於高，善受衆德之德，故能成其德。何以故？堆不著水，百草不能長，深而不廣，高而不厚。蠶如於髮，食葉吐絲，成於袞冕，綵繒五色，芬芳葩葩，貴賤同猥。其外國土無桑蠶，見於綵繒，不知所由，若有人辨之從蠶口中吐出，巧婦織成，無不信之。若有師德辨道所由，相好具足，人中無比。音如雷鳴，目如日光，臍胝鹿躡，面貌平陽，手垂過膝，足躡乾剛，掌有十文，額參午行，耳高於髮，八道廳堂，鼻有雙柱，筒條齊方，四十八齒，白耀如霜，舌能覆面，蓮華蘭香，眉有八彩，白毫相光，肉髻螺文，九箕紫璋，頂若玉堂，背有斗綱，胸生朱雀，脚躡龍床，左青右白，六甲挾將，神真習翼，九仙兩廂，經劫不衰，兆載不尚，去若屈伸，形涉沙方，六種振動，湛若海疆，威德如是，萬聖之王。從學而

興，超舉道場，凡愚不信，驚怪擅攘。外國無蟲，實心不量，有實不虛，唯知乃忘。

國賊將至，以何攘之？被圍百重，以何破之？曰：賊來以敵拒之，以議攘之。所以者何？賊性怯，易可捍之，小敵則可還師，行議攘，不須兵而可還師。何以故？議能伏惡，福能消禍，是故以議攘之，以福消之，被圍百重，牢爲城郭，閉門坐甲，賊勞厭甲，不久則還。是以真人恒以兵捍賊，賊不能侵，以牢城郭，賊不能得。

國將欲亂，以何止之？臣厭欲叛，以何安之？曰：民亂以煩，臣叛以昏，是以亂叛，當如是過。以何救之？曰：去貪不欲，無爲以養民，百姓安寧，願樂君國，始終不亂。天下樂推，豈有厭亂？是以不亂。臣將欲叛，以君昏，故不從律令，所行非法，是以欲叛，當悔其過，改故修來，整綱治綱，依律理治，內不昏亂，外不威虐。是以真人，恒去煩亂，而民寧怙，恒去昏賊，臣樂不叛。君清臣寧，永無傾敗；民樂

亂穆，長爲安泰。

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終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終致朽弊；荒田不墾，荆棘茂盛。豺狼梟梟，長在其中，鴟梟鳥鵲，棲宿林中。田罷不治，終成荆棘。學士罷法，亦復如是。若朴不雕，終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繩墨，斲斧鋸鑿，日加雕琢，必就功業，用之則如意，亨之則無損。是以真人執朴經匠，故能成器，修治荒田，故能得穀。何以故？朴質荒田，譬凡夫；經匠遭耕，譬師教；成器得穀，譬果顯。是以真人勤於修治，今得成真。

爲無爲日益，爲有爲日損。何以故？無爲者，無不爲物，知無爲之有益。爲有者，執著於有，有者都歸於無，是以知有爲日以損之。若能以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是以真人修無不修有，行益不行損，故能成益。

居於道，必行正，處於法，必行真。若不如者，必就於邪。是以真人恒閉於邪門，開於正路，以是因緣，今得正

真之位乎。所以者何？譬如鑄師，隨形大小，曲尺周徧，無不鉗從者。何以故？若鉗其同，因類受形，終不錯變，同化反類，若金若銀，若銅若鐵，及其銷鑠，隨類而現。若師習正，弟子亦正，若師翫邪，弟子亦邪。師徒相教，亦復如是。

沙石堅，定中爲礎，工匠無錘，如何得成？青白之石，文理端直，中爲碓杵，工匠雖巧，手無鎚錘，豈可成之？是以學士加誠御之，尋文知之。假使賢師教化，非文不授，假使良才，非師不授。是故以文化之，以誠御之。譬如作船，非水不行，譬如伐木，非斧不剋，譬如鑽火，非木不得，譬如深井，非索不獲。是以真人遭匠加槌，今得太真無爲之任。

釜中著水，不加其火，豈得沸之？置穀臼中，坐視不舂，豈得精之？是故一切所造，因功乃成。若有志於道味者，悉須勤勞，合成乃崇。是故真人遭火得春，令爲精熟之果。何以故？福不唐捐，功不失訓，不磨不扇，守弊必

終；不雕不琢，朴朽必棄。是故智人乃能行之，乃能勤之，不行不勤，終不近之。釜水不爨，白穀不舂，坐看不爲，無時如意。道人在法不行其道，亦復如是。

琴瑟雖有雅樂之音，非彈不鳴；鐘鼓雖有節曲之響，非打不聲。是以真人彈琴悟人，打鼓來衆。何以故？彈琴打鼓，欲令衆生前得聞知。琴鼓者，譬如道性，叩打者，譬如師教。若好琴者自來聽琴，好鼓者自來聽鼓。是以真人恒打鼓彈琴，不捨晝夜。何以故？真人以憂衆生，不聞樂故，是以晝夜打之。

若有衆生好於三寶，當與之三寶，若有好之琴瑟，當與之琴瑟。何以故？琴瑟能悟衆生，故與之。若真人不彈琴鼓瑟，衆生何以故得知之？真人不宜真理，衆生無以得知之。是以與三寶，與琴瑟，故譬之。

爾時坐中野母，聞天尊說彈琴鼓瑟以悟衆生，悉歸改悟，是以晝夜作琴打鼓，不敢自停之法。野母於是便迴

北隴山中，伐於秋桐，造作鍾鼓，并及琴瑟。珠玩色染，盤龍剋鏤，黃絲爲絃，磨玉眈折，師徒三千，於斯國中，校習琴瑟，桴浮鍾鼓，晝夜振擊，時不輟。遠近民人，悉來聽樂，若男若女，莫不自停，聚衆千萬，來不知止。野母歡喜，甚無已已，從年匝歲，專習不改，自謂朝昇暮仙，阿爾而登，從初至老，各隨時而終，墮於三塗。是以真人終不承聲，故能致審，終不自知，故能成知。何以故？真人學道，不師不受，不解不反，不明不宣。是以真人不自師，自成師，不自明，故成明，不自彰，故成彰，不自與，故成與。是以不自師，不自明，不自彰，不自與，衆功處身，故能成真。以此故作偈頌曰：

綜攬說太常，萬法亦無定。來去如迴風，東流逝長命。迴轉若涌沸，惻愴傷人性。孔智觀來世，故捨去順行。世身修安樂，果成登無上。萬惱若雲消，清靜無爲正。相好具足發，超邁大通聖。一切凡夫福，□□□□□。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中

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下

普說

天尊言：我於斯之中，爲諸衆生普說太上妙法本相，至道之因，無量度人，一切衆生悉來振集，莫不傾仰。爾時東虞、西虞、南北四虞，東來、西來、南北四來，野母、不鈎、獨挽、木侯、鷄鹿，一切邪道，悉來在座，各自赫奕光明，動搖於其衆中，澄曜威神，競作巧辭，試難不行。

虞曰：昨君所說，一切衆生，從先業至彼後報，因前而獲其果，皆不妄舉。我竊觀一切衆生，重室之中而居巨夜，豈知前世之因，今身之報？若遭教澤法，法果可登，若不遇者，隨流而去。譬如流中採薪，鈎著者得，不鈎著者隨流而去。一切凡夫亦如水中之薪，遭教則達，不遭則去，豈有先業所加，今身而受？若先因所行者，則不須更造，若恃前業所緣，今不須求教，定

分以竟，不用假受。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之道，其言未解。

虞復言曰：十方衆生，各有類氣，不依先業之所造也。譬如禽還生禽，獸還生獸，人民草木，蠢動衆生，種種相生，類類相似，豈有前因果報乎？譬如銷金，隨類色見。譬如種植，隨種而果。豈可非類而變應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來復言曰：我見衆生，父母四足，子亦四足，父母飛行，子亦飛行，父母白黑，其子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鳥能馳步萬里者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來復言曰：吾見魚止水之中，虎居長林，鸞雀依人，蚯蚓居穴，類氣受性，各有所稟。豈有非性而食之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野母復言：我見蟲還生蟲，蚝還生蚝，蠅還生蠅，蟻還生蟻，隨氣噉食，以養性命，豈有生業而改其形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不鈎復言曰：我見衆生，若有噉

肉者，其子噉肉，若有噉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噉土者，其子噉土。一切衆生各有定氣，不相假受，錯謬其類也！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獨挽復言曰：我見一切衆生性不同，同體而異名，陰陽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類氣，不相改異。況一可知百，類一可知萬。如君所說，都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木侯復言曰：我見保國保身，依國依形，被髮還以被髮，傍行還以傍行，隨類而生，隨種而果，豈有非其性而橫受也！從天至地，未有異類而異受之。如君所說，皆不合至真，其言未解。

鷄、鹿各復言曰：我見一切衆生，或方或圓，或長或短，各自受氣，類性定也，未見鍊土成金，變豕爲犬。類類相生，種種自續，各各受氣，不相改易，若當改易，一切凡夫，蠢動衆生，悉有前世因緣，福德所種，有成於至真之道乎！若類不改，定而受生，君之所言，